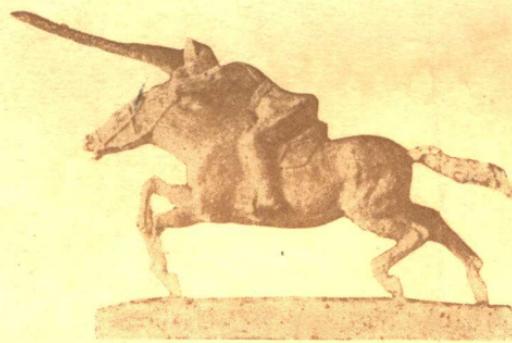


解放軍文藝叢書

# 戰士創作選

高玉寶 崔八娃等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810  
0013

解放軍文藝叢書

# 戰士創作選

高玉寶 崔八娃等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 戰士創作選

著者 高玉寶 崔嵬等  
編輯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字第0003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七次印刷

書號(251) 本書字數70000 印刷145101--150100  
31<sup>11</sup>×43<sup>11</sup> 1/32 印張3<sup>15</sup><sub>16</sub> 定價3,800元

**¥ 3,800**

## 目 次

如何領導當前的戰士創作(代序) .....	陳沂(一)
我要讀書 .....	高玉寶(八)
半夜雞叫 .....	高玉寶(二)
狗又咬起來了 .....	崔八娃(三)
賣子還賬 .....	崔八娃(四)
不給敵人鋼鐵 .....	關振鈴(四)
血淚古城窟 .....	張孟良(五)
在漆黑的窗戶裏 .....	王殿存(六)
翻身歷 .....	蕭高嵩(七)
泥人 .....	蕭高嵩(八)
土飛機炸發電廠 .....	鄧深(九)

我和我的戰馬.....

譚堯(九八)

獨胆英雄.....

譚堯(一〇三)

打擊空中強盜的人們.....

朱國瑞(一〇七)

爲了美好的明天.....

王熙麟(一一七)

## 如何領導當前的戰士創作（代序）

陳沂

自從去年全軍開展文化學習以來，由於部隊文化水平空前提高，有了高度覺悟的戰士同志，在掌握了一定的文字能力以後，許多人都很想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文章。

高玉寶同志在這方面走在最前頭，也是成功的一個。他的自傳小說發表了若干段之後，不僅掀起了戰士的寫作熱情，也推動了部隊的文化學習。加之，去年全軍文化部長座談會又規定：「文工團、隊深入連隊，加強俱樂部的工作，重視羣衆創作。」這樣，戰士羣衆的創作就如雨後春筍一樣地蓬勃生長起來；繼高玉寶之後，全軍又出現了崔八娃、譚堯、王殿存、王熙麟、蕭高嵩等戰士作者，產生了大量「我寫我」的作品。僅就解放軍文藝社編輯部三月份的來稿為例，除戰士所寫的一般通訊報道作品外，戰士「我寫我」的小說就佔全部來稿的百分之二十五強。戰士同志的這種寫作熱情是難能可貴的。

工農出身的戰士同志一經掌握了文化之後，他們就將用自己的筆來暴露舊社會的黑暗，歌頌新世界的光明。由於他們本身來自民間，又是革命鬥爭的直接參加者，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曾經用自己的血肉創造了英雄的偉蹟，今天又正站在國防的最前線捍衛

着祖國的邊疆，因此，他們的作品就具有強烈的階級感情、比較豐富的生活內容、生動樸素的語言和民族藝術的風格。比如高玉寶的『半夜鷄叫』、『在密廠裏』、『我要讀書』，崔八娃的『賣子還賬』、『狗又咬起來了』、『郭大肚子』等作品，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比較高的。

應該肯定，戰士作品的大量產生，和戰士作者的不斷湧現出來，這是工農戰士在文化翻身之後的必然現象，也是極其可喜的現象。這是我們部隊文藝工作中異軍突起的一支力量。戰士的創作，使我們部隊的戰鬥性、羣衆性的文藝工作得到了更好的發展，給我們的文藝工作展開了一個寬廣的前途。

戰士同志們的寫作熱情和寫作態度是十分動人的。他們差不多都是在緊張繁忙的軍事生活中擠出時間，廢寢忘餐地艱苦寫作。許多同志在寫好之後，又虛心地聽取文化教員和同志們的意見，不厭其煩地認真進行修改，務求修改得盡量完善。比如：軍委軍械部李士英同志就曾經將一篇自傳小說修改了二十多次。這種認真負責的寫作精神和堅強的毅力，是我們當前某些專業作家所不及的。我們的專業作家應該很好地向他們學習。

但是，應該指出：由於這許多戰士作者才初步掌握這個文化武器，由於他們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理論的和文藝的素養，由於他們還很年輕，社會知識還不豐富，鬥爭經歷還

不多，特別是缺乏表現能力，因此，在這一時期大量湧現出來的戰士作品，除少數較好的作品外，大部分作品無論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是差的。有的同志的生活經歷不够典型，寫出來平淡；有的同志還不知道該如何寫，因而寫不好；有的同志還停留在模仿課文的階段，語文的學習還沒有打下應有的基礎，因而一下子很難寫好。但是，我們從歷史的、全面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這也是當前的一種必然的現象。如果有人因此而否認工農戰士的創作天才，瞧不起戰士作品，對戰士來稿產生厭煩情緒，這是極端錯誤的。

當然，任何天才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天才的產生，一方面需要其自覺的艱苦勞動和具備一定的基礎，另方面也需要黨和上級的耐心培養。高玉寶同志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具有比較豐富的生活經歷，這一經歷也比較典型；他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受過一些民間文學的薰陶，有一定的表現能力；這就是他的基礎。他的寫作態度正確，具有堅強的毅力和虛心學習的精神，在寫作上經過了自覺的艱苦勞動。但是由於他在政治、藝術和文化水平上的限制，在寫作和修改的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困難，因此，就更需要黨和上級加以耐心的幫助和培養，幫助他克服困難，培養他逐步提高政治、文化和藝術水平，還要讓他繼續深入生活，豐富社會知識，使他不僅現在能把作品修改好，還要使他從現有的基礎上能够鞏固地不斷地得到發展。

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同志和專業文藝工作者，都必須重視工農戰士的文藝創作，必須相信羣衆的創作天才，應該把培養工農戰士作者及幫助其作品加工的工作，列為自己今後的重要工作之一。任何輕視戰士作者及戰士作品，以及不培養、不幫助、不向其學習的現象，都是應該加以糾正的。任何藉口工作忙碌特別是藉口文化學習已告一段落，因而放鬆對於戰士作者的培養、放鬆幫助戰士作品加工的現象，也是應該加以糾正的。

在培養戰士作者及幫助其作品加工上面，根據當前的情況，我覺得應該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一、在培養和幫助上必須有重點。文化部門的領導同志應該深入地了解目前戰士作者及其作品的全般情況，根據其寫作態度、本人修養（包括一定的政治、藝術水平及生活經歷）和作品水平（如人物故事是否典型等），而採取不同的培養和幫助方法。凡是寫作態度正確、現在已具有一定思想藝術水平的戰士作者及其作品，必須堅決地加以培養並幫助其把作品修改出來。因此，其寫作時間和寫作條件，也應給以適當的保證。凡是被指定培養和幫助此種戰士作者修改作品的專業文藝工作者，應該把這個工作看作自己當前的重要工作，全心全意地來把它做好。

這樣的戰士作者，應該列為培養的重點，使他充分發揮他的創作天才。許多這樣的

戰士同志都是可以成爲高玉寶的，但如果僅僅讓他自己的摸索，或者僅僅滿足於他現在寫出了某一作品，以後就聽之任之，那就不能培養出『高玉寶』。我們的文藝隊伍如果不能不斷地補充新的生力軍，如果不繼續擴大我們的文藝隊伍，我們就不會產生更多的好作品，以滿足廣大羣衆的需要。

對於這種戰士作品的加工，應該要注意：一、發揮原作的一切優點（特別是語言），絕不能對原作優點有所損害；二、不論原作篇幅長短，都應力求精練，特別是短小者不應故意拉長。

二、許多戰士同志已寫及擬寫的作品，我建議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同志應重新加以審查。凡是由於作者本身現在的能力不足、作品內容不生動不典型、缺乏修改基礎、或不可能完成的長篇或中篇，必須勸告其改變計劃，而幫助他從寫作短小作品入手，幫助他把生活經歷中最具有教育意義、最爲生動精彩的部分寫成短小作品，這樣來幫助他練習寫作，逐漸提高他的寫作。對於這種戰士作者採取這種培養和幫助的辦法，我覺得是比較更爲實際的。

有些地方在領導戰士創作上，把那些沒有修改基礎、沒有成功前途的長篇或中篇，費了很大的力氣，採取一種盲目的不加選擇的培養和支持辦法，把短小的東西故意拖長，

盲目地也想在本單位突擊『培養』出一個『高玉寶』式的長篇，甚至有的文化教員還盲目地採取『越俎代庖』的辦法來代替寫作等現象，都是不妥當的。

對於這樣的戰士作者，要向他們說明：那種單純模仿別人寫得長的現象，或以『寫得長，字數多』為榮的好高騖遠的寫作態度，都不能達到寫出好作品的目的。把文章寫得短小精悍，從戰士的思考能力和寫作能力來講，也是比較切合實際的。這不僅對當前戰士創作重要，對專業創作同樣也很重要，我們太缺乏短小精悍的作品了。但即使如此，我們對這樣的戰士同志，也仍然是要採取耐心培養和幫助的態度，而不是其他。

三、凡是由於其本身現在寫作能力太差，還不可能寫成文藝作品的人，不論其已寫或擬寫，都應當對他們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勸其在本單位好好地工作和學習；但在工作和學習中間，亦不放鬆練習作文；其所作之文，可首先在牆報或戰士讀物上發表，或在俱樂部進行朗讀，以逐步提高其寫作能力。這也是切合實際的作法。對於這樣的戰士同志，如果不加區別地盲目地來進行『培養』和指定專業作者來幫助其『加工』，不僅毫無成功基礎，對這種戰士同志和負責『加工』的專業文藝工作者都是徒勞無益的。這種不切合實際的作法，也是不妥當的。

因此，我們應該肯定：在培養戰士作者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不應有任何輕視或忽視，

也不應不加區別，『拔苗助長』。但無論對於那種戰士作者，我們都應該是採取培養、幫助和扶持的方針，決不容許對他們有任何輕視、忽視或潑涼水的態度。我們必須看到，無論培養什麼人才，都是長期的耐心的艱苦的工作，培養戰士作者更是這樣，因為文藝比一般的工作更困難，這決不能和平時刺槍投彈一樣。

全軍的文化學習告一段落，由突擊任務轉為經常任務，並進行正規訓練以後，戰士們用來寫作的時間可能會相對地減少，這點應該估計到。但我們的文化部門則不應因此就放鬆對戰士創作的領導工作，相反地，在文化學習告一段落之後，我們更應該加強對於戰士創作的領導工作，切實認真地、有計劃、有重點、有區別地把戰士創作領導起來，使這一工作鞏固地向前發展。

今後，我們必須做到：在不妨礙正規訓練任務並保證正規訓練任務完成下，讓已有成績的戰士作者提高水平，寫出更好的作品；讓寫作能力尚差的戰士同志（已有成績的也應如此）從寫短小的作品入手，努力把短小作品寫好；讓缺乏寫作能力的戰士同志多練習作文，逐步提高其寫作能力。這是鞏固和提高當前部隊羣衆創作的實際辦法，特提供出來，請大家研究和解決。

一九五三年五月

## 我要讀書

高玉寶

高玉寶同志小時非常貧苦，只上過一個月零幾天的學。一九四七年參軍，在部隊裏當過通訊員、警衛員、軍郵員和收發員。爲了將自己在舊社會裏受的苦，寫成一本書給窮哥們看，他在一九四九年就開始了寫作。但寫作時常常寫十個字要問人家七八個字，有些字不會寫，只好用符號、畫圈圈來代替。最後，他以頑強的毅力，克服了這些困難，終於完成了二十餘萬字的自傳小說的初稿，成爲『英雄的文藝戰士』。這裏選輯的『我要讀書』和『半夜鷄叫』，是他自傳小說中的兩段。

編者

三月裏，天氣晴朗。玉寶拿上鐮刀、繩子，和村裏八九個窮孩子上山去拾草，一出屯子，太平村的小學生正排着隊伍在大路上走。有個學生走在隊伍旁邊，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像個小教官似的。小學校的老先生走在隊伍後邊。

玉寶呆呆地看了一陣，真羨慕他們，回頭對小朋友們說：『人家旅行，咱們拾草。來！咱們也排個隊伍走。』窮孩子們沒一個不願意的。玉寶把鐮刀往腰上一插，排好隊伍，他也走在旁邊，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窮孩子們照他的口令，踏着步子，挺起

胸脯，肩上扛着鐮刀，走得很帶勁，遠遠地跟在小學生隊伍後面。

小學生們聽見後面又來了一支隊伍，一個個扭回頭直朝後看，步子就亂了。那老先生回頭瞅瞅，也很驚奇：這是誰家的孩子？居然把一幫小孩子管得住，還怪有精神的！老先生回頭招手，叫道：「喂！小孩，你過來！」喊口令的那個小學生名叫于志成，見老師叫玉寶，就說：「我去叫他。」

玉寶見老先生叫他，忙回頭喊了聲：「立——定！」接着又說：「大家聽着，老師叫我，你們就在這兒玩，等我一下，咱們一塊兒就去拾草。解散！」有個孩子說：「玉寶，別去，先生會打你的。」玉寶說：「怕什麼，我去看一看就來。」于志成跑來拉着玉寶的手說：「玉寶，走吧，我們老師叫你。我們老師可好哪！來，跟我們一塊兒去旅行吧！」「我不去旅行，我還要去拾草。」「走吧！待會兒再拾草。」「大夥兒等着我呢。」玉寶又回頭對衆人說：「你們等等我，我就來。」

玉寶到老先生跟前，恭恭敬敬給他敬了一個鞠躬禮，偷偷瞅那老先生：個兒好高啊，怕有五六十歲了，乾乾淨淨兩撇八字鬍，穿一件粗藍布長衫，青布鞋底都快磨完了。他眉毛鬍子都在笑。玉寶心想：「怕是要我去旅行。家裏還沒柴火呢……」小學生們不知有啥事，都一齊圍攏來看熱鬧。

老先生哈着腰摸着玉寶的頭，笑着說：「嘿！還懂得規矩呢！你幾歲哪？」玉寶說：「我十二歲哪。」「啊，你叫什麼名字？」玉寶把小脖子一歪，笑着說：「你猜猜看！」于志成說：「我知道。我們常一塊兒玩的。」玉寶連忙堵住于志成的嘴，說：「你先別說呀！」老先生看這小孩挺有意思，笑說：「你這孩子，叫我怎麼猜呀？」玉寶說：「你真猜不着？你看！」就蹲下用指頭在地上的劃了「玉寶」兩個字，字劃得不像個樣子，老先生眯着老花眼，雙手撐着膝蓋，低頭瞅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認出來，笑了笑說：「有天資，有天資！你姓啥？」于志成一口接過去，說：「我知道，他姓高。」玉寶瞅了于志成一眼，怪他不該早說。老先生說：「你爹叫啥名字？」玉寶笑了笑，還沒說呢，于志成又說了：「他爹叫高學田，跟我一個屯裏的。」「啊，高學田，嗨，他的孩子都這麼大了。」又對玉寶說：「來，我也考你兩個字，看你認識不認識。」老先生蹲在地下，拿中指劃了「太平」兩個字，說：「你看，這兩個字唸啥？」玉寶瞪着小黑眼珠想了好半天，這兩個字很面熟，在那裏見過？想了一會，一下子他想起來了，這不是咱們太平村村公所門口大牌子上的「太平」兩個字嗎？就說：「這是咱們太平村的「太平」。」老師故意搖頭擺手說：「不對。太平村沒有太平，這是「天下太平」的「太平」，懂嗎？」玉寶紅着臉硬爭說：「字是一樣的。」老先生說：「字倒是一樣的，現在意思可不一樣，這個，你小孩子家就

不懂得了。來，你看這是個啥字？」老先生又在地下寫了個『犬』字，玉寶一看，心想：這回，老先生可寫錯了。忙用手指頭抹去『犬』字肩頭上那一點，說：「這不是『大』字嗎？你寫錯了。」引得老先生和小學生們嘩一傢伙都哈哈大笑起來。

『孩子，你唸過書嗎？』

『沒有。』

『喜歡不喜歡唸書？』

『怎不喜歡？唸書可好哪。我爹說，人不唸書，光受欺負。唸書識字，又旅行，又下操，又講故事，又藏貓貓，有多好啊！』

『那你爲啥不唸書？』

『我爹我媽不讓我唸書。』

『爲啥不讓你唸書？』

『我……』玉寶心裏難過起來，低下頭，想起從前好多事情，心一酸，忍不住淚水就往掉。『我……不知道。』話沒說完，扭頭就擠出人圈子來，往窮孩子們夥裏跑。

老先生叫他，于志成來拉他，他連頭也不回。

提起唸書，原來玉寶曾經和他爹媽鬧過幾回。今年開春，有一天，玉寶去找于志成